

## 20140910 黃國昌 X 郝毅博@老外在台灣看中國 座談會

主持人: 那接下來呢就是我們的阿多仔要開始分享, 要來善盡他的職責, 來來來, 你的職責在這裡, 你知道嗎?

郝毅博: 謝謝。

主持人: 要採訪別人的人就要坐在這裡, 對, 因為呢我們要藉助現場所有的朋友們大家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我們的臺灣帥哥, 我們的黃國昌教授!

(掌聲+歡呼)

主持人: 教授先不要坐下來, 今天我知道時間都很趕, 一開始就拍照, 來來來(現場笑), 我們一定要善盡職責, 讓所有的粉絲, 不管是Ben的粉絲還是黃國昌的粉絲, 大家都能夠盡興而歸對不對, 而且我怕待會老師分享的時候非常的熱情, 可能那個釦子也解開了, 我們請後面的可不可以幫我們開一下我們舞台前面的燈, 謝謝, 稍微幫我們把舞台的這邊燈光亮一點, 讓我們這兩位英雄人物的那個英姿更加地煥發出來。

(拍照中)

主持人: 現在才亮燈, 現在大概再過10秒鐘趕快拍照, 來來來。

(觀眾: 這樣會逆光。)

主持人: 這樣會逆光, 不好意思, 沒有關係, 製作人也說待會你們也會是背景, 好來, 我們邀請國昌老師跟Ben回頭, 我們要以大家為背景, 今天這歷史性的一刻, 大家趕快セツト(sedo)一下, 製作人給我們兩秒鐘好嗎? 他們還在セツト(sedo)(全場笑), 對, 這難得的機會, 同學這時候忘了寫選我選我這樣, 對不對, 今天這難得的機會。

(攝影者: 看我這~)

主持人: 各位那就是我們自由通訊協會的祕書長, 今天我們能夠有這樣的平台真的是非常謝謝他們在前置上面努力跟付出。

(拍照中)

主持人：好，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這兩位貴賓。

(掌聲)

主持人：好，接下來的時間Ben就交給你和我了，對，有什麼樣的問題呢，我們可以針對今天的議題裡面所提到的有關於臺灣、香港以及跟我們現況跟未來，或者是你這邊以西方的媒體的角度，或者是國昌老師這些日子以來的觀察，我們都希望能夠帶給現場所有的來賓大家一些更加深入的瞭解跟拓展我們的一些思維。

郝毅博：好那，其實我歡迎黃教授，我一直很期待跟你見面，我知道你前陣子在美國跟林飛帆、為廷在美國，你有沒有什麼從美國帶回來的心得可以跟我們分享。

謝謝你(全場笑)，今天第一次跟你見面，不過我必須要老實說，就是「老外看中國」這個節目我曾經聽過，但是我真的沒有看過(全場笑)，如果有...今天來參加這場座談會，所以我做了一些homework，那我上一些Youtube去看你的片子，我後來發現你真的不...你真的不簡單，就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在Youtube上面，我忘了你的rank是第...前三名吧對不對？

郝毅博：呃...Youtube上的頻道的臺灣第22(全場笑)，有一個報導說我是臺灣第三個網路名人，但是我不太相信，你可以自己上網去看(全場笑)。

不過我講真的，不好意思今天可能因為郝先生的關係，我就今天輕鬆聊，不要...不要太嚴肅，因為今天的場合好像不太適合很嚴肅，不過真的必須要誠實的講，我今天上Youtube看他很多節目，真的滿有趣，那我真的今天才知道什麼叫作「蘭陵王」(全場笑+掌聲)。

郝毅博：那是點擊率最高的。

因為之前我在很多不同的場合有人跟我提到蘭陵王這個角色，然後我其實聽

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但是我就裝懂說，喔(全場笑)。

郝毅博：您知道都教授嗎？

都教授是不是一個韓國片？(全場笑)

郝毅博：對。

沒有先認真的回答那個Ben的問題，就這次其實去美國，對我們來講任務很簡單，第一個事情是謝謝在海外的臺灣人對臺灣民主的支持，特別是在太陽花運動的期間當中，我們330的時候在凱達格蘭大道上面聚會，那海外的臺灣人他們不管是第一代或者是第二代，甚至目前在海外留學的臺灣留學生，他們為了對臺灣民主的支持，也就在同一個時間，美國各個不同的城市都舉行了支持太陽花運動的訴求這樣子的行動，那對於他們，其實他們完全沒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或者是要求，他們非常的簡單，就是對臺灣民主的支持，那這件事情是讓我們，雖然在臺灣有很多工作等待著必須要完成，但是必須還是一定要過去謝謝他們一趟。

那另外一部分是去說明一下大概在太陽花運動期間當中，可能國外的一些朋友，那包括美國一些智庫學者立法部門還有行政部門的人，他們可能對於太陽花運動可能產生的誤會，譬如說在Stanford有一個滿有名對於臺灣跟中國有研究的教授，叫Larry Diamond，他曾經說過，說太陽花運動是民進黨在背後所唆使出來的，那當然對於這樣子一個完全不正確的訊息，我們有必要去說明說這是可能在運動的期間當中主要的訴求 主要的想法，那以及可能在一些錯誤的資訊下面，那希望不要他們...希望他們不要被這些錯誤的資訊所引導。

主持人：ok，我想其實今天為止大家都還是非常關心這林飛帆和你們一些未來的一些發展，我相信教授這邊也都在努力當中，不過我想若以Ben來講，其實當時，就像剛我們一開始有聽到他分享，那時候他沒有在臺灣，他也在國外做了一些這樣的報導，就你自己來講，你會不會覺得說你報導的一些經驗，或者是說你的一些個人觀點，剛好藉著這個機會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郝毅博：好好，就像你說的這個太陽花學運，它是我從臺灣回來之後才發生的，那段時間呢...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都教授，那段時間有一個很紅的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我在臺灣的時候有很多人一直跟我說郝毅博你要分析，用你搞笑的方式

來分析這個韓劇，所以我和我的製片人我們，我們兩個人把整個系列看完(全場笑)，我們很努力寫稿，剪接影片，然後有一個好像是星期天，終於上傳了影片，看到哇，點擊率怎麼這麼低(全場笑)，在下面看了很多人留言，說哦，一定很好笑，但是有更大、更重要的事情……

主持人：想要聽你的見解。

郝毅博：對對，我們就是那一天發現學生們佔領了立法院，所以我們馬上就，那其他的「來自星星的你」的影片我們就等一下先不用播，我們就focus在這個問題上，所以我馬上就開始想一個辦法怎麼樣可以幫到這件事情，因為當時身在美國，所以不能去採訪學生，佔領立法院的學生。但是在美國，像您剛剛提到的，有很多組織支持臺灣，特別是很多年輕人，當時有一個在紐約的，好像叫台北代表辦公室，他們在那麼抗議，有一個遊行，所以我就去那邊做一些街頭採訪，採訪臺灣人，其實他們的採訪我都覺得很感動，因為他們都說我們要支持我們很不容易創立的民主，他們真的覺得他們的民主、他們的言論自由會碰到一些問題。

其實那一天我就在採訪他們的時候，有一個領館的官員，我認識的一個官員出來說：哦，郝毅博你怎麼在這裡？抗議嗎？有點不好意思，我來報導，但是我真的覺得他們的行為這樣支持臺灣，真的對我來說讓我很感動，有一些人採訪的時候他們幾乎流眼淚，那在國外、在美國、在英國的新聞頭條你很少看到關於臺灣的新聞，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因為中國在成為一個超級大國或者什麼原因，但是我們很少看到關於臺灣的消息，所以這個太陽花發生了後，沒有很多國外的媒體報導，比較少，所以我就開始覺得我要去，如果我能夠採訪一些比較重要的人物，這一定是好的，因為沒有很多媒體能做的，很少報導臺灣。

幸好那個星期有一個美國的，叫Nancy Pelosi，他是眾議院在野黨的領袖，他來了紐約，那這個人他很支持言論自由，很支持民主，他以前也講過一些臺灣的事情，臺灣和中國的關係，他在紐約開了一個記者會，可是這個記者會好像是有關美國的工會跟外交沒有關係，那在這些記者會總是，他們每次就會說，喔，你不能跑題，但是那次有一個記者就完全跑題，問一些沒有沒有……

主持人：沒有相關的一些問題。

郝毅博：對對，沒有相關的問題，那天我就是那個記者(全場笑)，所以在一個工

會的記者會，我就站起來說：哦，最近在臺灣有這個太陽花學運，你有什麼看法。其實他回答得很好，所以那是第一個採訪，我後來我就採訪了很多專家，當時他們的，很多外國人他們當時都覺得馬英九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跟學生們開會，把那個服貿一條一條的審查，這是他們的看法都是一致的，當時我所採訪的人。但是我很好奇，我想更瞭解這個服貿，我不是一個專家，因為我所有的消息都是來自我的受訪者，所以我想瞭解你對服貿的看法是什麼。

這個問題之大以前(全場笑)通常要講這個問題，大概要安排兩個小時左右，不過今天顯然是不太適合花這麼多的時間在這個專一的議題上，那我也相信今天其實會來參加這個座談會的朋友們對於這個問題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或者是瞭解，特別是在太陽花運動的那個期間當中，那整個運動它所帶來的張力、所引發的關注，那讓很多人可能從一開始沒有聽過服貿協議，開始去認識，那開始去瞭解整個過程。

那我大概簡短摘要地講，就是說事實上它有兩個主軸，那一個主軸是在程序上面，也就是當初我們的國會事實上是一個立法委員叫作張慶忠30秒宣布服貿視為完成審查，當然有很多臺灣民間的學者，也有很多NGO的朋友，他們事實上是從去年的夏天開始，當然也包括了很多的學生，就開始關注這個議題，那一直在立法院裡面的公聽會針對服貿協議整個黑箱的本質提出非常多的挑戰，也提出非常多的問題，但是都一直得不到從行政部門這邊相對來講可以讓人滿意的答案，有很多資訊是沒有辦法獲得的。

那在張慶忠那30秒的事件以後，你可以說整個審查的過程是踩到了臺灣民主的紅線，所謂踩到了臺灣民主的紅線指的是說，我們可能不一樣的人對服貿協議會有不一樣的想法，那透過一個民主的機制，我們最後會做成一個最終的決定，但是那樣的審查機制，那樣子的一個審查過程可以說是把我們可能過去這幾十年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累積的一些民主成果把它掏光了。那對那個時候所有參與運動的朋友來講，一個很直接的問題是說，如果我們允許我們的國會透過這麼草率的方式，等於是沒有任何實質的審查程序就把攸關我們的未來跟前途這麼重要的服貿協議就可以視為審查通過的話，以後還有什麼事情他們不能夠這樣子做，所以第一條主軸是在整個審查程序上面民主價值的堅守。

那第二個主軸就會牽涉到了在服貿協議本身很多實質上面的問題，包括了說在產業的開放上面，是不是真的有符合所謂對等的原則，那很多牽涉到有關於國

家安全跟我們很多民主憲政的重要價值，譬如說言論自由，有關於在廣告業的開放上面，那可能會造成的威脅，我相信今天在座的錦華老師對這個問題發表過相當多非常寶貴而且重要的看法。那甚至我們如果仔細地去追究政府他在推銷服貿協議的過程當中顯示到說，有的時候他們連他們自己到底簽了什麼東西，要不然是不知道，要不然是知道，但是選擇說謊，那有很多的老師，包括另外一位，他是真的姓郝，他不是取名姓郝的郝明義先生，那他所提出來的質疑，都會讓我們要求說整個服貿協議可能必須要重啟談判，那這個是在實質的層面上面。

那這兩個，不管是程序面上面還是實質面上面的軸線，可能必須要強調的是說，它從來就不是在3月18號那天才突然天外飛來一筆所提出來的訴求，從程序面上面的要求，兩岸的協議必須要建立一個健全的國會審查機制這樣的要求，在我們的民主憲政底下是一個在當然不過的事情，但是這樣的要求從2008年我們一直要求到現在，那一直沒有很完整的建立起來。

那我相信前一段時間所發生另外一件比較不幸的事情，就是我們前陸委會的副主委，張顯耀先生他所涉及到的一些爭議的事件，當然我必須要強調，我不是我...我並不知道張先生是不是所謂的共諜或者是有沒有洩密，這件事情我並不知道，但是在整個事件後面，你大概某個程度上又更彰顯了那個時候在太陽花運動的時候對於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我們要求先立法再審查，這樣子的一個價值跟這樣子的原則的重要性。

那就實質層面上面來講，你也可以說是臺灣的公民社會它展現出它的活力，有一群老師，包括我剛剛提到的張錦華老師還有台大經濟系的鄭秀玲老師，他們事實上是在面臨相當大的壓力底下，那在沒有什麼資源的情況之下，花了很多的時間去研究這個服貿協議，那不斷地大聲疾呼，要讓大家知道說這個服貿協議對於我們到底有什麼負面的衝擊、有什麼樣的影響，希望大家要趕快關注，那從去年夏天一路走來，我們其實心裡面感受，那個冷暖是非常清楚的，因為這個一開始，你要去跟人家講服貿協議，他會看著你愣一下，說你要跟我講什麼？這個議題其實沒有什麼人關心，也沒有什麼人在意，那甚至鄭秀玲老師她也背負了很大的壓力，被我們的政府官員說是在散播謠言，然後造謠生事、不負責任的學者，那但是我覺得這些人他們相信他們的價值一直努力撐過來，去年夏天的時候，必須要很老實的說，從來...我或許不能這樣講，就是我感受到的是，沒有預期，或者是說沒有敢去想像說這個服貿協議真的實質上面會被我們擋下來，我們只能夠力量上面能夠做到多少算多少。

但是太陽花運動的出現，那讓整件事情出現了契機，當然現在服貿協議還在目前的立法院當中，那不過我們堅持的原則還是一樣，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這個機制建立起來了以後，那我們再開始針對服貿協議進行內容實質的審查，哪些地方該改就改，甚至如果國會整個評估，認為不是利大於弊，是B大於Z的話(全場笑)，要整個退回，當然也是國會可能的選項。

郝毅博：那這個太陽花學運後，您覺得臺灣的公民運動會怎麼發展？

這個是一個...(全場笑)，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全場笑)，但是我必須要講，就是其實你如果看，我再強調一件事情，(停頓幾秒鐘)，對不起，我把我剛剛在腦子裡面轉的念頭沒有說出來的我就直接講，我剛剛本來是想跟Ben講說，看到今天的這個場面，他就應該知道說這個運動完了以後，對於整個公民社會它所帶起的動力有多大，但是為什麼我剛剛轉的那個念頭沒有講這句話，是因為說，欸，我這樣講可能不對，因為今天在座可能絕大多數是要來看Ben(全場笑)，跟太陽花運動一點關係都沒有(全場笑)。

主持人：老師我們馬上來調查，我們在這當中更加關心臺灣未來的請舉手！

(Ben舉手)

主持人：老師您放心了嗎？(全場笑)

對不起，有時候我講話會想得比較多。

郝毅博：沒關係。

沒有，因為我第一次跟一個網路紅人坐在一起，所以心裡面會比較緊張一點，結束了以後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學生團體、公民團體紛紛地成立，那不可諱言，有人會說，欸，那是不是太陽花運動各個團體之間的分裂，那從某個角度上面來講，我不會諱言的說在太陽花運動完了以後，參與運動的朋友大家對於下一個階段設定的目標應該採取的手段會有些不一樣的看法，但是我必須要強調的事情是說，其實在太陽花運動以前，所有參與這個運動，其實不只是學生還有很多NGO的朋友，那些NGO的朋友他們是在運動以前就...就全天24小時在為臺

灣的公民運動而努力。那對於像我有另外一個工作的人來講，我真的佩服的是這些專職的NGO的朋友，因為他們真的是把這個公民運動當成他們自己的志業在經營、在奮鬥。

那整個太陽花運動你可以說是各方的英雄好漢，所有關心臺灣民主未來發展的人集合起來，大家共同創造出來一個很大的能量，那在這個運動結束了以後，本來參與的NGO朋友，他們在運動的期間放下了他們本來所在關注的議題，因為有些NGO的朋友本來在關注勞工議題，有些在關注環保議題，那回到他們本來關注的議題，那當然同時也持續地在關心服貿協議跟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除了這個以外，你會看到說，欸，更多可能本來沒有在參與學生運動也好、公民運動也好的朋友，他們遍地開花組成了各式各樣的團體，除了本來現在已經非常有名，本來也就很有名的黑色島國青年陣線之外，你會看到了更多可能是跳脫了本來在學生社團運動的脈絡當中所出現的團體，譬如說有割闌尾、有小蜜蜂，還有一個在唱歌的(全場笑)，叫仿聲鳥，對，那有各式各樣的團體，那他們可能選擇，有的選擇是在地的議題，有的選擇是校園的議題，有的選擇是一些全國性的議題。所以我會覺得說，欸，整個公民運動在太陽花運動之後的能量事實上是很快的在蓬勃發展，那在蓬勃發展了以後，我有一個基本的想法，就是在目前臺灣這個民主而多元的社會當中，大概沒有任何一個人有那個位置、有那個資格、有那個條件去跟大家說：只有我設定的目標跟策略才是正確的，你們其他所有人請你們把你們手上關心的事情放下來，大家都跟我走，我相信這在臺灣是絕對絕對沒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遍地開花有很多不同的議題在耕耘，我覺得對於臺灣未來長久的發展來講都是很好的事情，那甚至有很多年輕人在這次年底的選舉當中，他們投入了不同層級的選舉，有人去選議員，那有人去選村里長，我覺得對於臺灣的年輕人實際地去投入公共事務，甚至願意投入選舉過程，我對於願意投入選舉過程的人我事實上是滿佩服，特別對年輕人來講，因為他們在他們人生的這個階段，各個方面的資源是非常的缺乏的，不管是人際上面的資源或是財力上面的資源，但是整個選舉活動，人跟錢常常是兩個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他們願意去面臨這些挑戰，而且想辦法去開拓另外一個可能不一樣的選舉模式，另外一個新的民主的想像，我會覺得對於整個臺灣未來民主持續地深化，有這些年輕人加入當生力軍，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些徵兆。



但是我大概沒有辦法回答您的問題說，欸那接下來該怎麼走，因為這一方面會牽涉到我的預測，那另外一方面會牽涉到我個人可能比較主觀性的評價或判斷說我覺得應該會往哪裡走，那我必須要強調說，欸我認為接下來應該要往哪裡走或應該要怎麼發展，可能有很多人他們跟我的看法是不一樣，那我並不會說我的看法是對的，他們所相信的目標跟策略是錯，但是重點是說，臺灣作為一個...一個Democracy，就是臺灣作為一個民主的共同生活體，它接下來的發展可能是必須要由在這個社會上面的人，他們透過他們自己實際的行動共同來定義、共同來型塑，而年輕人從本來不太關心公共事務到願意開始關心公共事務，甚至非常的投入，對於整個臺灣民主的活化，還有對於未來這些年輕人他們真的能夠影響這塊他們自己以及他們接下來下一輩的人要生活的土地是有非常大的意義。

主持人：其實我覺得就是說，我們大概從太陽花學運這事情再繼續延伸下來的話，我就自己來說，我覺得那時候看到很多的媒體的報導，其實當然我們也看到某些學生對於一些部分的媒體的抹黑，我們有一些行動提出來，然後在這些報導當中呢，其實我想就以西方人的角度來講，你自己，Ben我想請問你就是說，你自己會不會覺得說你看到了所謂的臺灣的媒體報導的時候，你有什麼樣的一些值得提醒大家，我們在我們的媒體上面這地方是值得要省思的。

郝毅博：那其實我受到一個很大的影響就是在西方媒體都很重視它的客觀性，我們都講客觀這個詞，譬如說美國的Fox News，其實人們覺得Fox一點都不客觀，但是他們還是有一個口號就是「Fair and Balance」，公平和...呃...Balance怎麼說？平衡，對對平衡，但是在臺灣的太陽花學運，我看到的報導，好像媒體在走兩個極端，在這邊，有一些媒體像...呃something...嘖，中...(全場笑)，最好不要說，中什麼什麼的，他們的報導真的很負面，他們好像在攻擊學生，特別有一個電視節目他們批評那個有一個漂亮的女生，她是自己她生病了，但是她還要來支持太陽花學運，就取笑了她說有一些事情；但是在這邊有一些媒體他們是完全支持學生，他們會很公開地說，譬如說《蘋果日報》還有自由，《Taipei Times》的中文版，《自由時報》，《蘋果日報》他們甚至於把他們網站的背景換成那個太陽花，所以在這一方面有點跟美國或英國有點不一樣，其實在英國和美國媒體他們總是有他們的政治的看法，他們支持什麼什麼黨，但是他們是私底下，他們是一個祕密，其實大家都知道(全場笑)，他們起碼說他們是客觀的。

可是在臺灣，基本在臺灣不是這樣，是完全相反，我有一次在紐約，那個太

陽花學運那個時期，那個期間，在法拉盛的臺灣會館，他們的法拉盛是紐約的唐人街，有兩個唐人街，一個叫唐人街，一個叫法拉盛，在法拉盛臺灣人比較多，他們有一個臺灣會館，他們請我來演講，在那邊我是受採訪，在那個採訪裡我說，對，我覺得學生們他們做的是對的，我完全支持他們，但是我沒想到第二天我就看了自由時報，他們就有一個headline，就是「郝毅博完全支持學生」(全場笑)，所以嚇我一跳，所以看到了這個報導之後，我就覺得我應該解釋我的看法，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給蘋果日報他們刊登了。

所以這就是我看到的一個現象，就是臺灣的媒體是，一邊是有一些媒體越來越...可以說親共嗎？就是可能太強了，這邊是越來越支持學生，好像在走兩個極端。但是黃教授我想知道你的看法(全場笑)，他是一個專家。

臺灣媒體很複雜，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我擁有的觀察你們一定都有，就不需要再多說什麼(全場笑)，那當然呢...當然您剛剛所提到的那個中X的那家電視台或者是說旺X的那個新聞媒體集團(全場笑)，他們現在最近有個周刊你知道嗎？他們現在有個周刊，然後我一個朋友告訴我，說我上他們那個封面(全場笑)，對對對，變成他們封面人物的頻率非常的高(全場笑)，滿有意思的，因為我前兩天，上個週末才辦了一個很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概從美國歐洲邀了十幾個在我這個領域，因為我做的研究是我們的司法制度，非常重量級的學者，他們竟然不小心看到那個周刊(全場笑)，就看到我的照片在那上面，說欸！你好像在臺灣很紅(全場笑)，害我很尷尬，我都不曉得要怎麼樣解釋這件事情。

但是我必須要講的是說，有兩個現象我之前在其他的場合說過，但是我覺得很重要，所以現在必須要再說一次，剛剛您提到的是在平面報紙的部分，但是你看對於臺灣一般的閱聽大眾收視的習慣影響最大的還是電視新聞，特別是在cable的有線電視新聞上，目前臺灣的有線電視新聞你大概可以看得到有一些電視台他們是會比較強烈的批判執政黨，譬如說三立或者是民視，那有一些會比較幫執政黨說話，那批評民進黨。那但是有一個共通的趨勢是，你會發現臺灣的電視新聞節目已經不太敢批評共產黨，不敢你在臺灣藍綠的光譜上面所站的位置是什麼，真的不太敢批評共產黨，那甚至對於可能從中共的角度上面來看不受歡迎的新聞，譬如說藏獨，西藏獨立的問題，譬如說香港他們在爭民主，要佔領中環的問題，相對來講都是用一個非常輕描淡寫式的方式，甚至完全不提的方式去處理。

那但是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上面來講是，目前對於臺灣的民主威脅最大的明明就是中國共產黨，那如果媒體在整個民主社會當中它有肩負一定的功能的話，怎麼會對我們外在挑戰最大的這樣子的一股勢力，反而是不太敢報導；那第二個是在臺灣的cable system，就是我們的有線電視系統當中，占有一定市占率以上的他們現在在財團收購的時候，會出手想要收購的財團事實上在中國都有相當大的經濟市場的利益，那包括最近現在正在進行式當中的頂新集團，他們要去買中嘉有線電視網，你也會看到相同的狀況。那這種可能會牽涉到我們未來的言論自由跟新聞自由，因為當然我們可能有一個事情要先證成，就是說先證明一件事情是說，那個cable system它不是一個，它不僅僅是一個平台，它事實上有媒體的色彩，而且它會影響上面的內容，這件事情其實在反媒體壟斷運動當中已經有太多的事情證明了這個事情，這個我們不用再講。

那如果說當這些cable system開始慢慢落入了它主要的經濟市場的來源是中國的市場，而必須要去顧忌中國共產黨對於它那個產業在中國，不管是支持還是說不要去清算他們，那其實對於臺灣的言論自由跟新聞自由是會造成相當大的衝擊，那這個都是臺灣目前所在面臨相當嚴峻的考驗。

主持人：其實我覺得今天在現場，我們也看到像張錦華教授也好或與會的教授也好，你們有沒有也是有一些深入研究，可以針對這個臺灣媒體的部分現在跟同學在這裡簡單做分享。

張錦華：好，謝謝，謝謝主持人給我這個機會，今天很高興聽到Ben跟這個黃教授對談，我想那個對於臺灣的這個現在這個狀況，那剛剛黃國昌老師已經點到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拿到麥克風)，喂喂，就是兩個主要的問題，但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像大家都有經驗，因為就是現在的這個所有的電視頻道，除了公視之外或是新唐人，基本上都不敢談中共敏感的問題，那麼所以基本上你說臺灣這個中國因素對臺灣的影響有多大，其實確實已經很大，所以我們真的是就覺得還好有太陽花學運，還好有這麼多的同學，有這麼多的NGO團體跟關心臺灣的民主的前途的這些朋友們，那大家把我們這些被隱蔽的聲音，藉由這次學運發出來，那而且我們還看到了新媒體的這樣一個蓬勃發展，對抗現在的主流媒體，所以各位同學真的是我們未來的希望，這未來的希望。

那新媒體的這個它可能的效用，那某個影響講來，我們也打破了大眾媒體的壟斷，如果它沒辦法打破的話，就不會有這次學運產生對不對，所以各位同學、

各位辛苦的朋友們很多都是...你是看大眾媒體才來參加學運的請舉手，你看沒有對不對，好所以未來的希望真的是在新媒體上面，那這塊這個部分的話我覺得真的是臺灣非常重要的一個目前也在蓬勃發展，那我們覺得各位朋友大家的，各位年輕朋友大家的這個肩膀上責任很大，因為我們在對抗的不是一個崛起的中國而已，我們對抗的也不只是臺灣這樣的一個政商的這樣一個龐大的一個壟斷勢力而已，那但是唯一能夠突破這個點的其實真的是靠我們在新媒體上的這種傳播。

那再下來我想那個剛剛黃國昌是也提到了，我們必須要開始要關切的，我們在前兩年我們基本上是在國昌老師跟很多的這個朋友努力之下，我想在座很多人也參加過這個運動，就是反媒體壟斷運動，所以我們基本上我們大概成功的讓臺灣的媒體不是大規模的，就是有線電視系統整個這樣落入了這個剛剛講的旺X或中X集團裡面，但是呢，好像也沒有差太多，有線電視目前基本上還是，基本上我們電視其實是在不敢報導中國的情況之下，這個整個的氣氛已經很強了，那中嘉有線電視這個系統平台沒有落了旺字輩的這個手中，但是我們看到頂新集團又準備要來購買，那頂新集團在最近的這個食品安全風暴裡面，那我們看到了一個問題就是說，除了他所謂在大陸上他的整個企業版圖跟獲利都在大陸之外，又同樣是一個很可能是受制於中共政治利益這樣的一個大型的財團之外，那我們另外看到的問題就是說，如果他對於食品安全、對於消費者的健康他可以這麼輕忽、這麼不負責任，他可以接二連三地出這樣的問題的話，他怎麼可能我們這個媒體市場，媒體市場本身背負著對於我們閱聽大眾的資訊權益，對於我們整個臺灣的媒體產業的環境，他又怎麼可能負責，他又怎麼可能適格呢？

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現在又開始要面對這個問題了，那明天就會有一場記者會了，所以呢，我們希望各位朋友們，大家站在關心臺灣目前的這個道路上面，我們繼續努力、繼續前進，謝謝。

(掌聲)

主持人：好，我們非常謝謝錦華教授的分享，其實呢，在剛剛我們休息時間，就Ben他是有跟我分享他很shocked的地方，其實講到了媒體、講到了壟斷，甚至剛剛黃教授講到一個重點，就是說我們在這樣的一些媒體的報導裡面，為什麼我們這麼的，對於中共的這種所謂的「敏感問題」，我們為什麼會認為它敏感？回過頭時光倒流幾十年前，那個沒有什麼敏感可言，那是明確的，所以Ben好像說這次回來臺灣，你看到了像是101大樓前面的一些衝突也好，帶給你非常多的

shock，要不要針對這個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

郝毅博：好，其實我第一次看到就是2月，今年2月，到101就看到一個人，他是拿著五星旗，在那邊晃來晃，揮來揮去，我就哇！怎麼可能，在臺灣看到一個五星旗，因為我08年...07年...08年到09年，我在這裡住了一年，從來沒有看到過，所以我問了一個警察這是怎麼回事，他說哦，這是言論自由，大家都可以來到這裡說他們想要說的，可是後來我就發現其實他們是來對抗那個法輪功在那邊靜坐，旁邊有一個法輪功的在那邊發資料給中國的陸客。

今年我又看到這個，叫什麼同心愛國，愛國同心會，我相信大家都看過，今年我去，從101出來了，我看到一個人他是把...他有一個木棍打著一個狐狸，說「美國狗！」這樣打，旁邊有一個人拿著五星國旗，那個非常奇怪，在臺灣有，但是這樣的人我在香港、在紐約也看到了，差不多一樣的情況，即使不是在法輪功的發資料這個地方，常常會有一個對抗他們的組織，那我在想這不是偶然，在三個地方有當地的人覺得這個法輪功很討厭，我們要成立一個組織對抗他們，對抗這個坐在那邊靜坐的人，不可能，所以一定背後有贊助，贊助他們。

那天還有一個主張臺灣獨立的一個組織過來對抗這個(全場笑)愛國同心會，所以他們把那個五星旗燒了，有點暴力、有點過份，Anyway，我過去問他們，哦，這些愛國同心會是怎麼，他們有薪水嗎？背後有沒有誰來贊助？這個主張臺灣獨立的人他說，哦對，他們每天2000塊的薪水，我不知道他的消息的來源是哪裡，但是我懷疑是這樣。所以這個情況真的很糟糕，在臺灣碰到這個，而且他們是拿著一個攝影機拍那些人，大陸遊客，如果他們接受法輪功的資料，那些愛國同心會他們拍到，所以他們可以這樣威脅大陸的遊客說，哦，如果你接受，我們會把影片……

主持人：送回去祖國。

郝毅博：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比較，臺灣政府需要解決的問題，我覺得對臺灣很丟臉。

主持人：確實是如此，就是說在臺灣這樣的一個民主政府，主要就是Ben一開始講的問題，他一開始覺得說在我們這個地方會舉這所謂的五星旗的不就是共匪嗎？那為什麼現在它變合法了？就是大家會有一個這樣的疑問，我們的立場到底在哪

裡？國昌老師，我們的立場到底在哪裡(全場笑)？我怕你睡著了。

其實中共對臺灣的滲透是全方面的，這個已經不是祕密，那在所有全方面的滲透當中，其實我的觀點是剛剛您提到的那群人，是最蠢的一群(全場笑)，那為什麼我會說他們是最蠢的一群？因為其實他們那樣的行為讓...我覺得不僅沒有辦法達到他們希望達到的效果，它只會造成反效果，大家對於那樣子行徑的厭惡，我講一個小小的經歷，去年10月10號的時候，有一個公民團體叫作「1985」，現在叫「公民覺醒聯盟」，他們在濟南路上辦了一個很大的集會，那時候提出了三個訴求，希望還權於民，包括了修改《公民投票法》、選罷法，那後來到自由廣場去做聚會，把那個天下為公的布條從上面垂下來，非常多人參加。

後來結束了以後分成好幾個不同的party就在自由廣場裡面討論，那那時候我跟鄭秀玲老師主持其中一個討論，那其實那個時候有來自於中國的遊客，他們可能一開始覺得好奇，就在旁邊聽，聽完了以後他就舉手，說他也要講話，我們就把麥克風交給他，那當然他一開始就講說，那你們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當然他講這樣子的言論，現場就引起了非常多的抗議，大家就噓他(全場笑)，那但是我覺得那時候噓完了以後，臺灣那個時候在參與的年輕人展現了出一個高度，那個高度是我們讓他把話講完，把他想要講的話講完，講完了以後，那個時候麥克風回到我的手上，因為我某個程度上是在主持那個討論，我後來就問那個中國人，說你有沒有辦法想像在天安門廣場可以舉行這樣子的集會，進行這樣的討論，大家還會有這麼有風度的聽你把話講完？那現在就換你留下來聽聽在場其他的人有什麼話要說，那可能他聽一半以後，發現他很多觀點必須要重新思考，所以他就先跑了(全場笑)。

我的意思是，從愛國同心會或是剛剛您所講的那些組織，我會合理的懷疑他背後一定有一些支持，但是我老實講，現在臺灣在做這種白手套的團體非常的多，真的非常的多，那真的讓我比較傷心也比較憤怒的是，臺灣事實上有不少人在中間當白手套，獲取自己的經濟利益，當得不亦樂乎，真的是當得不亦樂乎，他們是把臺灣的未來跟前途，某個程度上你可以說是背叛或者是出賣，在換取他們個人的經濟利益，就配合中共的統戰。

那但是我會覺得我們在面對這些人的時候，如果我們今天跟中國共產黨或者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邊的極權政體有一個最大的不一樣，也是臺灣目前在世界上面最重要的資產就是我們的核心價值，在守住我們核心價值的道德高地上，我

們應該很有信心的去面對像愛國同心會這樣子的人，當然必須要有一定的界限啦，因為有的時候他們做得有點呃...稍微太誇張，所謂稍微太誇張那已經不是說他在那邊表示他擁護中國共產黨，希望跟中國統一這樣子的言論，他有時候會對採訪的一些記者，甚至對於提倡不同觀點的朋友，像是法輪功的學員等等，對新唐人的記者，會有一些肢體上面的威脅甚至傷害，那那個就已經跨越了紅線了，不好意思，到那裡就是我們國家的公權力必須真的要非常積極的去介入防止這樣的事情。

那當然在這個現象後面，同時也在觀察香港的情況，因為香港的情況，你如果說要去看中共去滲透一個社會的方式，其實看香港就會很清楚，他們已經有的時候已經是到了讓人難以理解，本來的香港政府不應該會去容忍這樣的事情，我這樣說好了，就是以前香港還是在英國殖民地的時候，香港是沒有民主的，但是香港還有法治，但是你現在如果再看香港的法治，所謂「Rule of Law」在香港實際上面的實踐，你會開始覺得說香港不僅連民主都沒有，連法治也逐漸地在流失當中。

那我會提這個抽象的觀察反映到具體的例子上面是，香港有很多敢言的媒體，他們事實上那些媒體人在香港社會是常常遭受到暴力的威脅，甚至直接身體的傷害，去年一些重要的新聞從業人員，譬如說像《民報》那個總編，劉進圖先生，他遭到身體上面的傷害，根本就是要致他於死，那樣子的事情就可以很清楚地突顯出來，那相對我會對香港政府比較失望的是說，港府對於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在免於新聞從業人員可以免於暴力威脅攻擊，能夠進行自由採訪的這件事情上面，甚至沒有做到一個政府應該扮演的角色。

那相同的現象跟觀察我會拿來觀察我們的政府，在臺灣是不是也會出現相同的困境，或者是說開始出現跟香港一樣慢慢沉淪的現象，這個是我們會比較...比較關注的地方。

主持人：其實我想剛剛老師或者是Ben都對於像是媒體這個地方有一些想法跟回應，我覺得其實今天在臺灣這個地方民主的國家，我們所做的很多的政策也好，我們未來所走的方向也好，其實多多少少這都關係著兩岸彼此之間的一些互動，我想無論是Ben也好，或者說我想國昌教授這邊也都可以跟大家在這個部分上面就他們的努力跟瞭解，也可以跟大家有一點分享，那Ben你先說。

郝毅博：我幾年前有參加國父紀念館的外籍學生演講比賽(全場笑)。

你應該是冠軍？

郝毅博：我第七名(全場笑)，3000塊，3000塊的獎金，那一天的話題就是兩岸關係，如果你想要看我的演講，你可以看我...有存檔，寫下來都在書裡面，在那個演講裡我有說過中共還沒下台，臺灣和中國不能當好朋友，我就比較年輕，所以可能我的比較熱情，但是我還是覺得這是很有道理的，因為中共是一直威脅臺灣，馬英九，我有看他的演講，他也說過中國對臺灣還是最大的威脅，雖然他是...他有這個兩岸的政策，他的政策，開放的政策。

所以...我們以前採訪過一個歐盟的議員，我覺得他說得很好，我有問他有關他對太陽花學運的看法，他有說他覺得這件事情是這些年輕人提醒我們的政府，那人權和言論自由比做貿易重要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在兩岸的政策這個問題上，這是一個很值得記住一點就是人權、言論自由是比貿易重要。那身為一個臺灣人，你的看法可能有點不一樣？還是一樣？

沒有我大概沒有辦法幫，就是不能夠自居是臺灣人的代表說什麼話，可能在我開始講以前，因為你的問題是這個樣子，在這邊要先把那個線給畫出來，我接下來講的只能代表我自己。

我會繼續回到香港的例子來看，我從反面上面來說好了，就是有不少人認為說我們應該要去信奉「有奶便是娘」的哲學，臺灣有不少的商人他們是用這樣子的訊息在告訴大家，對於這樣子的訊息從我個人的角度上面來講，我當然沒有辦法接受，但是我要說的事情是說，即使接受這樣子的哲學，你要好好地想一想說，那個奶是被誰吸走了？那些經濟利益落到誰的口袋當中？那如果只是落到少數的權貴，他有辦法在那些談判，高官觥籌交錯的場合當中躋身跟他們在一起的人，才能夠分配到的實際的利益，但是其他的人，我在講的不是說只有單純的比較抽象的價值，譬如說自由、民主、人權，對我來講我會覺得那些價值是人之所以成為一個人最重要的核心基本的部分，所以我會把它放在經濟價值上。

但是我必須要承認說，面對像我這樣子的選擇跟論調的人，呃，面對像我這樣的選擇跟論調，有很多人他們的反論是說，那是因為你沒有餓肚子，你如果真的餓肚子，你可能就不會講這個話，試著從他們的角度去想這個問題，下一



個事情就是，真的在這些交流的過程當中，你真的拿到什麼樣實際的好處嗎？還是那些好處是剛剛我所說的落到少數人的口袋，實際的後果是大家在嘗。

我再用香港當例子，香港在回歸，所謂的回歸中國以前，事實上是所謂的東方明珠，是亞洲一級的城市，經濟生活非常的好，沒有民主沒有錯，這個是...不好意思啊，你的母國，英國必須要負責的部分(全場笑)，對你個人沒有不敬的意思，不過我覺得這是英國必須要負責的部分，該說的話我還是會說，那但是它在商業上面的繁榮跟在法治的秩序上面，讓香港人享有一定水準以上的生活。

但是回歸到中國以後，香港是跟中國有簽所謂的CEPA，如果按照目前中國共產黨他們在臺灣所推銷的策略是因為，跟人家說欸，會越來越繁榮、越來越興旺，香港應該比在回歸以前更上一層樓，但是你看到的現象卻不是這個樣子，香港現在他們在跟中國，回歸中國以後，在早期的時候，中國他們為了要發展他們自己的產業跟服務業，的確從香港那邊挖走了不少的人才到中國那邊去，那個時候給他們滿高薪的待遇，但是當那些人才到中國幫他們訓練完他們人了以後，他們的利用價值變低了，就被fire，香港人才外流的情況導致他們自己內部的產業也在下降，以前中國很多城市會跟香港學，不管是軟體還是硬體，但是從中國現在很多城市上面的角度，他們事實上已經覺得香港已經落入了，快要成為中國所謂的二線城市，連一線城市都不是了，本來是東方明珠，結果跟中國統合以後變成所謂二線城市。

那除了這個以外，更嚴重的是他們的生活環境的惡化，非常多的中國人湧入，當然以前比較具體的事情是因為中國食品安全很糟糕，有毒奶粉，臺灣當然之前也有受害過，三聚氰胺的事件，那中國人很多人會跑去香港買奶粉，那造成了在社會上面相當嚴重的問題，那導致了整個香港的生活品質也在下降，從中國的角度上面來講，我個人會覺得香港已經是一個被利用過的地方，被他們利用過的地方，那你真的去看現在所謂在中國可能一定資產上面的人，他們要去選擇旅遊城市去遊憩的時候，他們事實上是不會選擇香港，因為對他們來講，香港本來所具有的觀光優勢跟特色，經過這幾年以後已經被洗到差不多沒有了。

從這個現象來看，你會可以開始反省說，我們目前的政府所在採行跟中國之間的關係，我必須要承認說，我們的國際情勢的確對於我們並不友善也不好，絕大多數的臺灣人我相信根本就認為我們自己就是一個國家，這有什麼好說的，就這件事情其實不需要討論，那我們可以跟很多國際的友人，甚至學者去講這件事

情，說你為什麼不承認我們的主權，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國家，他們搬出來的理由就是，當然就是會把中國搬出來，我們國際的情勢很困難這個都瞭解，但是正是因為我們國際的情勢很困難，所以我們才需要一個有能力而且可以看得清楚現實狀況的領導人帶領我們這個國家往前進，但是很令人難過的是說，從過去這幾年我們看到我們的總統他整個施政的方向，從我個人的角度上面來看，我必須要再強調，可能會有一些朋友不贊成，覺得我們的總統事實上是英明神武(全場笑)，那把兩岸的關係創造有史以來最好，就是那些宣傳的詞彙你們從總統的公開發言其實都可以找到。那但是從我的觀點來看，他事實上是把臺灣在表面的和平上面推向了一步一步的險境，那個中國他要的就是，他對付臺灣的方式就是他要跟對付香港一樣，我要把你放到我的口袋，等你到我的口袋以後，你已經沒有抵抗的能力了，我就不需要再跟你假裝什麼。

這次在香港的事情上面，為什麼之前的承諾，一國兩制50年不變，要讓他們選特首的承諾，中共可以說翻臉就翻臉，他知不知道他的翻臉有政治代價？他當然他的翻臉有政治代價，你基本上就是一個說話不算話的政權，你自己做過的承諾都可以這樣公然地毀棄，他為什麼會敢做這樣的事情，因為對他來講，你已經是我的囊中物了，我已經把你放在我的口袋當中，香港人你們放棄反抗，我已經把你緊緊地握在我的手上，你能拿我怎麼樣？從中國的角度上面來看是這個樣子。

那對於臺灣一樣，他對於臺灣是他希望臺灣在經濟上面不斷地去依存在中國市場上，他要把你慢慢地收到他的口袋當中，等到經濟上我已經完全把你收到口袋當中，那接下來在政治上他有很多的籌碼，當臺灣人去認識到那個現實，你已經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你還要跟我談什麼？那我覺得這個是整個在兩岸關係的政策上面的時候，我們的政府一方面他沒有辦法，不好意思，我要重新再措辭一下，就是有人認為他其實看清楚，但是他是故意的，那有人認為說他是看不清，他是看不太清楚，那我不太想在這件事情上面做爭論，可能大家會有不同的定義，但是最後的結果是說，把臺灣慢慢地配合中共統戰的策略，他要放到中共的口袋當中。

那第二個事情是比較糟糕的事情是說，他有的時候為了所謂臺灣跟中國那邊關係表面上面的和諧跟平衡，他不願意去得罪中國共產黨，甚至是在非常重要的人權或民主價值的時候，譬如說劉曉波先生拿到諾貝爾獎被關，譬如說有關於西藏獨立的問題，譬如說之前曾經邀請熱比婭要到臺灣來，我們的政府不願意發簽

證，譬如說達賴喇嘛的事情，他可以說，啊，我因為為了要跟中國維持關係，所以這一些價值我都必須要去犧牲掉，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那些價值我剛說過才是臺灣立足於目前現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根本價值，如果今天你們臺灣政府可以現實到為了你們自己所謂的利益而犧牲掉這些價值的時候，你傳遞到世界上面的訊息是什麼？你們自己都這樣子搞了，我為什麼不能夠這樣對你們？我們為什麼不能夠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當你們臺灣等到哪一天需要國際的友人站在民主人權價值的高地上聲援你們的時候，我們為什麼不能夠把你們犧牲掉？你們自己的政府就在這樣子幹，那我會覺得這個是我們政府在有一些事情上面的選擇的時候，他們所犯的致命性的錯誤。

郝毅博：那既然我們討論香港，最近香港也上了新聞，我也聽到這個佔領中環這個運動，這個公民運動可能跟臺灣的太陽花運動有一些類似的部分，但是一定有一些區別，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你對於這個香港佔領中環的瞭解？

第一句話我會想講的事情是說，香港的年輕人了不起，真的了不起，仔細地想一想他們所面臨的處境比我們困難太多，他們好像已經被關到一個籠子裡面，想要飛啊，都不曉得怎麼飛出來，但是我說他們為什麼了不起是，在所謂的中共人大法政改方案，所謂的定槌，就是定案的時候，事實上是把香港人希望追求，而且是在能夠跟中共某個程度上是一個非常溫和的民主改革的訴求的情況之下，被中共狠狠賞了一巴掌，說連這麼溫和的東西我都不願意給你，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他們其實沒有放棄，那些年輕人沒有放棄，對於很多或許比較有社會經驗或者是世故，比較世故的年紀比較長的人來講，你可能腦袋裡面晃了一圈以後，你會發現說其實我最好的策略就是放棄，我想辦法賺錢、想辦法離開香港，我還在這邊跟你搞什麼，中共這樣子搞，我們自己的政府港府一樣是配合看北京的臉色在這樣子搞。

那對於香港的年輕人來講，他們事實上是已經沒有任何的選擇，他們奮力地站起來反抗，對於他們來講那是他們在追尋，或者是說他們在...在依循著他們心中的那個理想跟那個熱情，他們所做的堅持，那種純粹的理想在年輕人的身上，特別是香港的年輕人在這麼困難的身上能夠發現，真的是不容易，所以香港的學生其實很客氣，因為在太陽花運動的時候他們有來，他們有來事實上是一方面在觀察，他們也很客氣說他們來學習，他們來學習看到我們的抗爭場面他嚇一大跳，說蛤？！原來進行抗爭的時候是可以把玻璃敲破(全場笑)，原來玻璃是可以敲破的，這也是一個很大的shock，其實大家真的看臺灣目前所在進行的公民運動會

發現說，其實臺灣的公民運動已經非常理性、非常溫和，溫和理性到批評到太理性、太溫和，你完全沒有看到國外發生在抗爭的時候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個時候，今年巴西不是舉行世界盃足球賽嗎，那個時候我人剛好受邀到巴西去演講，他們來接我的時候其實都很準時，我在旅館的lobby等不到人來接我，我想說發生了什麼事情，結果來接我的那位律師他跟我說不好意思，因為我們街上有人在示威抗議，整個路都封起來，所以就遲了，那他就問我說我有沒有興趣去看一看，當然有啊(全場笑)，我本來想要跟他講說我們那天晚上他們要幫我辦的那個fairwell party就cancel了，我們直接到現場上去看，他們那邊真的在抗議的時候那不是開玩笑的，整個全部車子都堆起來在放火燒，熊熊烈火，那當然我並不是說臺灣應該必然(全場笑)，就是說應該要走上這條路，而是他們在反省的問題是說，國家花了這麼多錢舉辦一個世界盃，光鮮亮麗，很有錢的人穿得很漂亮去看這些世界盃，花了這麼多的預算在做這麼漂亮的世界盃，相對來講，你真的有去巴西的那個聖保羅，他們的經濟的，算是經濟的首善之區去看，你會發現那個貧富差距的情況太嚴重，有很多基礎的設施國家該花預算做的根本沒有做，我到聖保羅國際機場看的時候，對於一個南美最大的商業城市的國際機場長的是那個樣子，我自己都嚇一大跳。你更不要說在路上的時候，看到那些基礎建設之落後，那你說那邊的民眾會不會憤怒？他們會憤怒，他們就站起來反抗。

再回到香港，事實上香港他們在對抗中共的時候，某個程度上面來講有所謂的所謂的溫和派跟激進派兩者之間路線上面的差異，那我接下來的描述我必須要強調都是可能我比較主觀的描述，不代表客觀的事實，對於被描述的對象也沒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佔中三子的那三位老師事實上被描述成是所謂的溫和派，他們一直希望說藉由佔領中環的這個運動的威脅，能夠去撐開跟北京談判的空間，在定案以前因為我說要佔領中環，你如果不給我想要的希望相對比較好的，一種能夠去選舉我們行政特首的方式的話，那我就要佔領中環，那所謂比較激進的也是理想性比較高的年輕朋友們，他們對於這樣子的一個路線從頭到尾就不贊成，認為說他們喊出的口號是：「沒有公民抗命，就不會有公民提名。」那「公民抗命」指的是他們的抗爭行動，那「公民提名」是他們希望要的，希望最後他們在2017年投票選特首的時候，是不是那個選舉委員會，被北京所控制的選舉委員會所篩選出來的愛國愛港人士，兩三個人去投票。

就好像我們今天的選舉方式，有一個奇奇怪怪的委員會在挑了我們下一屆總統，三個總統候選人，一個叫吳敦義，一個叫郝龍斌，然後就請你兩個選其中一

個(全場笑), 然後他跟你說這個是民主選舉, 大家聽完了都會笑, 但是那個就是現實香港他們在面臨的狀況。

那這兩個路線彼此之間的衝突, 也不能說衝突啦, 就是路線上面的歧異其實發展到今天, 對於佔中三子來講, 或者是說所謂的比較溫和派的, 他們事實上是非常的失望, 就這個路線徹底地失敗, 狠狠地被北京打一巴掌, 我什麼都不給你, 你已經在我的口袋裡, 我為什麼要給你?

那對於這些香港的學生來講, 他們現在準備開始大規模進行罷課的活動, 你如果問他們說, 那你們罷完課能夠爭取到什麼? 他們未必能夠跟你講一個很具體的答案, 但是對於他們來講, 「Do nothing」根本就不應該是一個選項, 就在已經被逼到角落的這個時候, 如果什麼事情都還不做的话, 他們要怎麼樣去面對他們未來的生活, 他們勇敢的集結在一起, 現在要站起來抗爭, 那這個抗爭你可以說, 對於他們來說, 在追求他們希望堅持的價值, 而對於北京來講, 北京的出手已經逼著香港人, 他們一開始在討論的時候, 他們只有討論到「民主回歸」, 所謂「民主回歸」就是我基本上願意在一國兩制這個大的架構下面, 那我希望我回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你要給我一些民主的生活方式, 現在已經從「民主回歸」把層次拉高到「命運自決」, 他們要self-determination, 我要自己決定我們自己的未來。

那你在講到自決這件事情的時候, 對於香港人來講, 他們要面臨的困難是比臺灣更是困難太多的, 他連水都可以被中共那邊控制住, 在各方面的條件上面, 比臺灣差太多了, 但是他們的年輕學子卻展現出了那樣子的勇氣跟決心, 我就是要抗命, 他們相信, 他們相信只要願意採取行動就會產生什麼, 改變的可能性, 沒有人有那個地位也沒有人有那個資格去跟他們講說你們放棄吧, 你們做什麼都沒有用。

去年夏天的時候, 你如果真的很老實的問我啦, 你如果真的很老實的問我說, 去年夏天跟鄭老師、很多老師、很多NGO的朋友、很多學生, 說要把服貿擋下來, 其實我會跟你說, 嘖(搖頭), 大概很難, 大概就是拖。那但是你堅持你的想法、堅持你的價值, 繼續地努力下去, 客觀的情勢有可能會改變, 在等待改變的契機到來, 而使得改變真正成為可能, 那我相信對於很多香港年輕人來講, 他們也是在什麼, 他們也是在等待他們的島嶼天光能夠出現。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給他們很多道德上面的支持跟聲援, 甚至一些現實上面的協助, 我個人會認為

是非常必要而且非常重要的。

對不起，時間快到了，我最後用一個小小的結把它結束掉，我之前在其他場合也提過，但是我覺得有必要再講一次，就是我2012年到美國去做Fulbright研究的時候，那時候臺灣正在進行反媒體壟斷運動，香港正在進行反洗腦教育的運動，為了臺灣的反媒體壟斷運動，我開了5個小時的車子去普林斯頓大學找余英時院士，希望他寫一些文字支持臺灣這邊的學生，那個時候余院士他事實上是每天都在寫評論，在支持香港的反洗腦教育的運動，那時候我去請他支持臺灣的反媒體壟斷運動的時候，他一點推辭也沒有，他馬上就答應，但是他把那封信交給我的時候，他跟我講一件事情說：你們臺灣人不能夠太自私，就是當你們出現了狀況需要人家聲援的時候，你們希望人家聲援你，但是當別人出現狀況的時候，你們覺得這是別人家的事情跟你們一點關係也沒有。

那我覺得他事實上在講的是，他心裡面在想的事情是說，他覺得那個時候可能臺灣對於香港反洗腦教育的運動，相對來講事實上是沒有發很大的聲音去支持它，那對我們所事實上在面臨的困境相對來講是一致，那因此未來呢...臺灣、香港兩邊的公民運動在核心價值，大家所追求價值的內涵跟方向是一致的情況之下，其實我覺得彼此之間相互聲援絕對對於整個運動的推展會有積極的貢獻。

(掌聲)

主持人：...跟香港我們彼此之間是唇齒與共的，我們也希望透過黃教授剛剛這樣子分享，大家都能夠在這一些議題上能夠共同的一起來努力，那接下來我們也請Ben，相信今天現場有非常多的粉絲，會不會在一些行動上你也希望你的粉絲未來能夠做些什麼？

郝毅博：其實因為你講到國外的一些抗議，我記得幾年前在英國，因為學費升高，學生舉辦一個非常暴力的抗議，其實本來大家都可以同情他們，但是看到他們暴力的行為之後，我覺得學生完全失去了大家的同情，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是看到臺灣人的這種抗議的方法，佔領立法院，用這個和平的方法來抗議，我覺得你看到你就會佩服他們，我採訪了一個中國大陸的學者，他說他也很佩服臺灣的學生，這個太陽花學運，他說了一句話我覺得說得很好，他說：「他們是尊敬法律，但是他們不是遵守法律。」我覺得大家可以聽得懂，他們闖進立法院當然是非法的，但是他們在裡面的行為都是很合法，因為要達到的目的也是有利於

國家，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繼續用這種合法的方式來抗議，支持言論自由、臺灣的民主我覺得是很好，謝謝。

(掌聲)

主持人：其實剛剛聽了黃國昌教授在提的時候呢講到巴西的事情，這邊比較大聲一點，其實我想反過來問，2008年的時候北京奧運難道不是也是這樣子的情形嗎？當我們看到所有外面的光鮮亮麗的時候，有多少的土地胡同因為這個奧運，我們看到了他的表面，但是我們必須要說，為什麼那個時候我們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其實今天還是在於所謂的媒體自由的問題，在臺灣我們有多少這樣一個所謂真正不受控制的平台，能夠把所有大家應該要知道的資訊提供給大家，我覺得在這個部分上，臺灣人過去以來，我們並不是說真的完全的墨守成規，而是在於我們沒有一個完整的角度來判斷一個問題，今天如果我告訴你，我們所要進的血清或血漿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愛滋村的話，我們一定也會行動起來，今天我如果告訴你我們已經合理的懷疑在中國內部有一些疫情傳出來了，我相信大家會去關注這個議題。

所以今天在一個我們到底能不能在臺灣所謂的民主保障之下，

(黃國昌拍照中)(全場笑)

我們有一個真正的公平的，對不對沒錯吧，好所以呢，我記得之前太陽花事件的時候，我心裡有一個感動，是一個很小的新聞，那時候有很多學生在那樣的炎熱底下，看到有很多的比較年紀小的弟弟妹妹來，他們主動自發的去幫他們複習功課，我要講的就是說在一個民主的國家裡面，每一個人他其實是分工做好他的本職的工作的，但是這些所有的，我們講是小蜜蜂好了，彼此之間努力裡面大家又有一個共同的大方向，所以我相信今天不管來自臺灣的各個階層的人也好，如果我們要為了我們自己的未來，我們要自己清楚現在的位置，我們就必須要知道真正的聲音，因為今天本人是代表新唐人電視台，所以我還是要講一句話，就是說一個非營利的組織，就是剛剛錦華教授其實提到的一個點，我們也遭受很大的壓力，我們並沒有背後任何的財團支持，而如果想要在我們的平台上下廣告的很多的企業體，其實他們真的是會遭受到對岸威脅，而我們今天想要真正的進入到我們所謂的有線電視，就像剛剛黃國昌教授所提到的，這背後有太多的中資的因素介入。

然後我們今天真的願意也沒有任何的，也不是說沒有，還是要修正這個話，就是非常少，有這樣的正義感而且是真正為了所有臺灣人民的有線電視業者願意來扛下這個責任。但是我想就像Ben剛一開始講的，我們看到了所有今天在現場的所有同學們的努力，新唐人電視台可以去參加電視節，而我相信未來如果我們也繼續地努力，有線電視台是應該要回過頭來拜託新唐人電視台加入他們的平台，帶給所有臺灣人真正的自由跟真正的訊息的透明，那個時候我們看到更多的黃國昌教授(全場笑)，我們看到更多Ben這樣子的人，他們真正的用全世界的角度來看到臺灣自己的價值，我記得之前在太陽花事件的時候，有一個人說了，大家都不要忘記了，中華民國當初的建立是一群年輕人，而今天我也看到在現場超過200多位的年輕人，大家真的是在這現場非常的辛苦，好像只有一個人不小心走掉嘛，大家不要人肉搜索他(全場笑)，我知道他還是心裡支持我們的。

所以我希望說大家接下來非常感謝今天的自由通訊協會能夠提供這樣的平台，而未來無論是這兩位主講人他們的facebook上面的一些官網的一些訊息也好，或者今天我們也在看到在臺灣百花齊放，我們自己堅持我們的民主自由，我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夠把這樣的訊息、這樣的堅持繼續地由上一代再交給你們，今天再讓我們用熱烈掌聲謝謝我們這兩位主講人，謝謝。

(掌聲)

(工商服務)

((應該是)島國前進志工：老師，不要忘記啊！)

不好意思喔，那個今天活動結束以後，容許我工商服務一下(全場笑)，今天我們有很多那個島國前進的夥伴來這邊拜託各位支持我們參與補正公投法的連署書，如果各位還沒有簽的，方便的話，花3分鐘的時間簽一份連署書，支持我們取回我們憲法的權利，那如果已經簽了還沒有交回來的都可以找他們，把連署書交還給他們，我可以跟各位保證，島國前進在進行補正公投法連署的時候，對於各位的個資我們一定會負責到底，謝謝。

(掌聲)